

名家

熔铜的写意

■ 陈冠柏

火的突然发生有时真有些天意。

2006丙戌年春,命里缺水。常州天宁宝塔已是竣工的最后时刻。这座雄立天际的铜塔以153.79米的高度独步中国最高宝塔的荣耀,溢彩流光。担纲营建的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铜工艺美术大师、来自杭州的朱炳仁。他手里做成的雷峰塔、灵隐寺铜殿、峨眉山金顶,无一不是铜建筑的经典之作。这天,宝塔13层的钟楼正做最后装饰,15吨重的铜钟那厚如青砖的钟壁在粗若碗口的木杵试击下,梵声悠扬,福音开始向这座礼佛的古城远播。

也是这天,那边厢杭州城古河道边的产房传出了男婴清甜的哭声。朱炳仁的孙子落地了。“男孩!男孩!”这个根发于绍兴的“铜艺朱府”有了第六代传人。儿子朱军岷把孩子抱给朱炳仁,他那个开心啊,向来矜持敛情的他笑个不停。好是吉利!新成的塔,新生的孙,双喜临门。

现场一个电话把所有的喜气吹得一干二净。天宁宝塔突然起火了!塔身架上落下的焊花引燃了底层的装饰木板,瞬间起了大火。火舌吞噬着底厅的铜饰,铜柱、铜檐、铜瓦、铜铃、铜藻井,几乎都在火焰的焚燔中,化为流淌的铜液,像蜡炬滴泪,如冰棱融水,哭诉着这孽地临头的人为灾难。所幸火情止于底层,整体结构无损,筋骨颤面完好。天宁宝塔浴火立住了。

朱炳仁站在已熄的火场,痛心得腿脚发颤。在黑黢黢的满目焦土上,是铜的残骸也是他心血的坟场。铜柱烧塌卷起了荷边儿,铜瓦垂下冰凌似的铜挂儿,红铜饰面藻井烤卷成浮雕似的岩画,塌落的铜杆像交叉的虬枝描画着林木的衰色。细看熔渣,有晶莹铜珠,圆润切切,也有熔铜结晶体,千姿百态,似

天工妙作。在不同烧灼程度的刻画下,熔铜残体呈现出难以描摹的肌理与色泽,把一幅灾后残景生生变成了有生命的画。

看着,看着,朱炳仁安全帽下的双眼渐渐有些模糊和恍惚,一种圣火涅槃的感觉开始冲击他痛惜的心。一切都流动了起来,在没有束缚与制约的天地间,熔铜液自由地流淌奔走着,向着各自内动力的尽头,与冷却一道凝固为浑然天成的景画。突然一道灵光闪进他头脑,如果能够人为地创造和控制熔铜液的流淌,让其依着我的创意自由写意,那岂不是能到精灵般的艺术品,以无可复制的本色做巧夺天工的绝技?

“喔呀!”他差点叫出声来。对铜匠铜艺师来说,如能摆脱模具浇注,铜液像水墨那般任意泼洒,那是从老祖宗铸青铜器以来从未有过的改变。当流淌的熔铜和奔泻的思考在同一个温度点戛然停下相挽,也许一个艺术形式突破的里程碑立起来了,像纪伯伦说的:“艺术是个人的隐喻与自然的外像在创造形式上达成的一项协议。”是呀,从“黄帝首采山铜,铸鼎于荆山下”开始到现在,在亘古未变的有模铸造铜艺领域,我们这个民族太需要这份创新的“协议”了。

且暂停一下朱炳仁的思路,我们先走进他祖上绍兴河边北后街的石板路。溜光的青石,边沿的青苔,通向一组众字形青瓦下的老屋。那是1875年,朱炳仁太祖父开始的朱府“义大铜铺”。中国老底子的这些铜匠铺总有一种传统艺术的天然渗入,即便日用铜器具也少不了精磨细刻,用上吉花祥草,瑞兽良禽。所以工艺,工艺,有工必有艺。朱府平日家传有训,琴棋书画都是功夫扎实,悟性不凡。代代相继,到朱炳仁手里,铜工艺上的书画、刻、雕、锻、铸这六艺早已炉火纯青,佳作连连。但在无模具熔铜面前,他还只能诚

服于天然。

朱炳仁把宝塔燃后的铜渣运回家。他着迷似地端详琢磨,细看每一粒渣体的形态肌理,追寻将它们雕琢的熔铜流姿。他跟我讲,为了试验铜液在不同介质上的流淌速度和形态,他已经数不清找了多少种介质,从板材到泥沙甚至是苹果、树枝。提着1200度的滚烫铜液坩埚,上千次地记录实验,直到把无模状态下不可控的熔铜液成了能得心应手的作画水墨。要在一个特定的空间既让熔液自由流淌,又完全可控,而距离凝固的时间仅仅是一秒钟!全部创意必须定格在一秒钟!那是何等苛刻的限时。其间需要的不止是术,更是道。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,它考验着朱炳仁的艺术心劲有没有超越凡尘的张力。

花是依天道而开的。该是处女作的时候了。朱炳仁在0.5平方米的贴铜杉木基板上,用熔铜工艺中自然流淌挂落产生的艺术浮雕,表现挺拔娴立的莲藕。在古铜色的深沉背景下,由熔铜作基件,经焊接、打磨、着色等精细工艺,莲荷的大写意枝叶与失腊精铸的莲蓬圆雕完成了巧妙组合,那是抽象和想象的完美融合,古老与现代的同框相握,超凡脱俗的熔铜壁挂精品出世了,朱炳仁取名为《阙立》,用他的铜雕书法题写。请特别留意,作品中的部分枝叶特意用了天宁宝塔灾后的铜件残体,将它同欣欣生长的莲藕一道,迎接浴火涅槃的生命。

当《阙立》同参加全国一至五届国家级大师作品展268件作品一起亮相时,朱炳仁是忐忑的。直到掌声响起,四座皆惊,他悬着的心才落地。他接到的最好奖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收藏证书。

《阙立》也是朱炳仁信念的阙立。他既然找到了真经,就不会囿于陈规。他把熔铜流淌到了欧洲。

面对着梵高的《向日葵》他久久凝视。感悟间有一种澎湃的活力和热力从葵的枝叶中漫腾起来。“心凝形释,骨肉都融,不觉形之所倚,足之所履。犹木叶干壳,竟不知风乘我耶?我乘风耶?”就是这种物我两忘的境界啊!

他决定用熔铜向梵高致敬。

采来盛放的葵花,选其最具梵高画中神性的数枝做特定空间,然后用熔铜液在新鲜的葵花花枝上浇落,熔液包裹了枝蔓,拥抱着藤叶,星星点点地向花盘的果实流淌渗透,以至成型。哇!平面的向日葵立了起来,热烈地向梵高招手。

梵高母校、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院长巴特艺术大师来了朱炳仁的“江南铜屋”,第一句话就是:“把你梵高的《向日葵》由平面变成了立体!”他说:“不可思议啊!这是世界上顶级的当代艺术。”他向朱炳仁要了套工作服,“一起做一件作品吧!”接着,有样学样地拿起了红滚的坩埚,向砂模浇落下去。

今天,如果你有机会走进杭州河坊街的“江南铜屋”,可以尽兴看到朱炳仁由熔铜特艺创作的满堂精华。熔铜在流淌中的写意,因着他的手,挥洒到更多的领域,青花铜、庚彩、木幻铜雕……百态千姿。

朱家本是从寻常老屋走出。朱炳仁时常会拿起祖上铜铺做的铜盆、铜手炉等老件儿,看它们铜质的成色,镂刻的精细,手工的精湛,当他把老件儿放回搁橱,也总提点自己和儿子,记住,传承不只是袭古旧俗,更在创造出新。

他又去到天宁寺。宝塔雄立,佛光四布。澄亮的塔身在光照下有些耀眼,他感觉自己与铜塔已融为一体。

朱炳仁在访者前说过很多感言,我唯独记住了他这一句:“铜就是我,我就是铜。”

真正的“花”

■ 郑培凯

前不久,我带领浙江大学三十多位文化中国班同学,观赏浙江昆曲团演出的《牡丹亭》上下本。主演杜丽娘的是杨崑,演柳梦梅的少女生是毛文霞,都是在舞台上出彩的资深演员。二十年前刚认识她们的时候,是我邀请浙江昆曲团来香港城市大学示范演出,由梅花奖得主汪世瑜、王奉梅、林为林领队,演出了三晚传统折子戏。那时的她们,都还是“娉娉袅袅十三余”的雏凤。没想到一眨眼二十年,都成了名角了。

我不禁想到世阿弥《风姿花传》说到,一些优秀的能剧演员,在舞台上光鲜亮丽,主要是“凭借当时青春之‘花’的魅力”。“须知,此并非真正的‘花’,只因演员年纪,观众感觉新鲜,故成为一时新奇之‘花’而已。”世阿弥劝告年轻的演员,对演艺事业要有虔敬之心,要持之以恒,“用心思忖,若对自己某一时期所达艺术程度能够正确认识,此时期所开之‘花’,一生都不会凋谢。若自视过高,已掌握之‘花’亦会枯萎凋谢。此理定要铭记在心。”到了四十来岁,通过演员本身的人生历练,以及漫漫演艺多年的体会,正是艺术最成熟的阶段,“进入此时期后,若还有‘花’尚存,即为真正的‘花’。”(王冬兰译文)

这次浙昆在杭州剧院演出《牡丹亭》,我终于在两位主角身上,看到了当年的小友掌握了真正的艺术之花,令我感动不已。

浙昆《牡丹亭》这次演出上下本,与近来各剧团演出的“原本”《牡丹亭》,展演方式相当不同,只演到“回生”为止。不但省略了《牡丹亭》原本后二十折的情节起伏与大团圆结局,也尽量排除了陪衬情节主线的一些热闹讨喜的折子,如《闺塾》(春香闹学)。上本只演出“惊梦”“寻梦”“写真”“离魂”,下本则集中在“冥判”“玩真”“幽媾”“冥誓”与“回生”。

大幕一开,就是游园惊梦,进入唱作繁重而精彩的载歌载舞场面,一下子就进入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,良辰美景奈何天,赏心乐事谁家院”的场景,可以感受到昆曲的婉转与雅致。从没看过《牡丹亭》的观众,或许有点茫然。许多第一次观赏昆曲的同学,感到情节突兀,故事也不完整,无法理解剧情的跌宕起伏,更质疑演出剧本的连贯性。

我在课堂上教昆曲的审美境界,每次都要告诉同学,看戏主要不是去看故事。看戏是去看表演的,去观赏“唱念做打”四功与“手眼身法步”五法,看演员如何超越程序动作与唱腔,通过幽微杳渺的手势与眼神,展示在特定的人间处境中,人物内心的情愫,赋予观众以深刻的艺术感染。事先你连大致情节都不知道,去看什么戏!你怎么可能知道演员是否吃透了角色内心波动,是否通过唱腔与身段,恰当展现了人物的喜怒哀乐。

其实,不只是观赏中国戏曲,观赏西方歌剧也一样。你连故事情节都不知道,一句意大利文都不懂,为什么会赞叹帕瓦罗蒂的歌声如天籁一般,回荡在歌剧院的每一个角落?

浙昆演出《牡丹亭》上本,主要是杜丽娘的戏,杨崑从“惊梦”“寻梦”一直唱到“离魂”,神采奕奕,唱作俱佳,两个小时几乎没有间断。杨崑在舞台上挥动水袖,如蝴蝶翩飞,歌声时而如春鸟莺啼,时而如寒泉鸣咽,时而如雁过长空,时而如雨霖天青,真让人感到昆曲载歌载舞之美,就像汤显祖曲文说的,“袅晴丝吹来闲庭院,摇漾春如线”。明末顾起元曾形容昆曲之美,说超过其他戏种,因为“清柔而婉折,一字之长,延至数息。士大夫真心房之精,靡然从好”。

下本的主演加入了饰演柳梦梅的毛文霞,多年没见,看她在舞台上展现了风流倜傥的书生,不但唱功独到,在隽秀之中带有阳刚之气,做功也潇洒大气。她的柳梦梅风神超绝,展示了一股堂堂正正的浩然之气,巧妙结合了汪世瑜的风流跌宕与岳美缇的诗书风华。柳梦梅这个角色不好演,在“惊梦”中演的是杜丽娘的梦中情郎,风流洒脱带着几分梦幻情态,到了“拾画叫画”(原作的“拾画”与“玩真”)就得显示憨厚多情,一往情深。毛文霞的唱,完美糅合了大嗓与小嗓,具有洞穿金石的力道,同时又能收放自如,游刃有余,二十年磨一剑,可以告慰汤显祖与历代昆曲艺术的传承了。她的表情与动作都展示了昆曲巾生的典雅,让我联想到米芾书法的“风樯阵马”,真不辜负了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,为了梦中的理想伴侣,生生死死,死死生生,“死里淘生情似海”(《牡丹亭》第三十六出“婚走”)。

这次演出《牡丹亭》十分精彩,因为演员真好。

艺境



国画《似雪》(局部) 李锋

一泓碧水,千年德政

临芦江“决渠之口”查勘水势,在天童山与长老论道地形;夜里,他则就着驿站微弱的油灯,将白日所见绘制成图。从东吴的舟行夜泊,到小溪的新渠视察,再到林村、资寿院的星夜兼程,他硬是用双脚走遍了东西十有四乡。最终,他在桃源、清道二乡“戒民以其实事”,将疏浚渠川、兴修水利的号令,真正落实到了田间地头。

这种不畏风霜雨雪、深入基层的调研精神,正是他“以民为本”执政理念的生动体现,也是“德政”最朴素、最坚实的注脚。

号令既出,万民响应。面对百姓治水的热情,王安石随即亲率十万民众,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治水工程。彼时正值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,粮米匮乏,若单纯征调劳力,恐致民饥。王安石遂生巧思,推行“以工代赈”:凡参与疏浚湖底、修筑堤堰者,每日可领官仓粮食为酬。此举既解民饥馑之困,又免直接赈济的财政负担,让春荒里的愁容渐换成劳作的盼望。

工程推进中,他展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:按乡里编组民工,由里正、耆老统筹协调,保障进度井然;对劳作突出者,既予粮食嘉奖,更亲书表彰文书张榜县衙,激励乡民荣誉感。更具远见的是“淤泥变良田”之策:将湖底挖出的肥沃淤泥,用以加固堤堰、填平周边低洼湿地,既疏浚了湖泊,又新增数顷可耕地,让废土成宝,实现生态与民生的双赢。

这套综合治理之策,环环相扣,将救灾、扶贫、水利与农耕熔于一炉,展现出颇具远见的系统谋划。东钱湖调蓄能力因此提升三倍,周边五十万亩农田自此旱涝保收,“万金湖”的美誉传遍四方。王安石治湖,既是水利丰碑,更是民生善政,以躬亲实践践行“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”的初心,为鄞县百姓留下绵长福祉,如湖畔碧水,千年不竭滋润着这片土地。

然而,在这片被疏浚的湖水与新生的良田背后,藏着王安石不为人知的锥心之痛。

这巨大的伤痛,来自他年仅两岁的女儿。治鄞第二年(1048年),王安石正为东钱湖疏浚工程昼夜奔忙,为了根治水患、拯救万民于水火,他不得不将全部身心扑在公务上,废寝忘食;然而命运弄人,他年幼的爱女却

幸染病夭折。

面对爱女的离去,王安石悲痛欲绝,亲自挥笔写下了《鄞女墓志铭》。他没有仅仅将女儿视为自己的骨肉,而是深情地将她定义为“知鄞县事临川王某之女子也”。在王安石心中,这个生于鄞县、逝于鄞县的孩子,早已是这片土地的女儿。他将爱女安葬于崇法寺西北,以此寄托自己对鄞县百姓的深情与愧疚,也仿佛是将自己的血脉与这片他深爱的土地永远地联结在了一起。

在随后的两年里,他强忍丧女之痛,倾注心血于东钱湖治理,疏葑草、筑七堰九塘,终使五十万亩良田旱涝保收。

皇祐二年(1050年)深秋,任期将满的王安石终于要离开了。就在离任的前夜,他拒绝了官场的送别宴席,独自一人趁着夜色,乘一叶扁舟悄然来到崇法寺西北。月光下,他再次来到女儿墓前。此时的他,不再是那个刚刚来乍到的年轻县令,而是即将离任的父母官。他轻抚冰冷的墓碑,看着这片自己用汗水浇灌的土地,将四年来积攒的满腔沉痛,凝于一首血泪诗中:

《别鄞女》

行年三十已衰翁,满眼忧伤只自攻。
今夜扁舟来诀汝,死生从此各西东。

父女永诀的泪水,与湖水相融,成为千年德政背后最深沉的人性注脚。

王安石在鄞县的治水实践,不仅让东钱湖畔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,更成为他日后推行全国性改革的宝贵蓝本。鄞州治水的成功实践,为他日后擘画全国水利治理埋下伏笔,当他官至宰相,主持熙宁变法时,便将鄞县“以工代赈”“淤泥变田”、发动民众兴修水利等成功经验,提炼、升华为国家法律——《农田水利法》。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农田水利法,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兴修水利,规定州县官吏有责任组织民众疏浚河道、修筑堤堰,并创新性地设立奖励机制,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。法令一出,“四方争言农田水利”,全国范围内掀起兴修水利的热潮,据记载,短短数年间便兴建或修复水利工程上万处,惠及农田数百万顷。东钱湖畔的智慧,由此化作泽被天下的制度,其“利民为本”“科学规划”“官民合力”的核心理念,至今仍闪耀着穿越时空的质朴

越时空的治理光芒。

东钱湖不仅是一处风光旖旎的天然湖泊,更因王安石的德政故事而拥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。这份独特的人文底蕴,正是东钱湖区别于其他湖泊尤其是足以与西湖并论的根本所在。要提升东钱湖的知名度,关键在于深入挖掘并活化王安石文化,将其打造成为东钱湖的“精神地标”——让这位北宋名相的治水功绩与为民情怀,成为这片水域最鲜明的文化标识。

近年来,宁波已在积极实践,通过打造“湖畔遇见·安石”研学线、举办“宋韵·安石文化周”,让游客在韩岭老街的青石板上、在忠应庙的袅袅香火中,重走王安石治水之路。同时,借助动漫、剧本朗读等年轻化表达,让“安石文化”破圈传播;并与杭州、舟山等王安石足迹城市共建“安石文化城市推广联盟”,将东钱湖的治水智慧纳入全国文化叙事。

今日漫步安石路,眺望湖畔风光,或于忠应庙中追思先贤,所见不只是山水灵秀,更是一卷活态的千年德政史诗。如今东钱湖的水利管护、生态治理,仍循着先贤“因地制宜、利民为先”的思路,稻浪翻滚里、百姓安居日常中,皆藏着千年德政的余温。当“王安石”成为东钱湖最鲜明的文化符号,当人们提起东钱湖便自然联想到这位北宋名相的德政传奇,东钱湖便不仅是一片碧水,更是一处承载千年智慧与精神的文化圣地。这份人与水的羁绊,早已超越名人名胜的浅层关联,升华为关于“奉献”“责任”与“传承”的文化符号。

回望历史,苏东坡与西湖的故事,是“诗政交融”的典范,他将文人的浪漫才情与地方官的务实担当完美结合,让一道苏堤成为装点湖山、泽被后世的双重丰碑;而王安石与东钱湖的传奇,则更侧重于“政为根本”,将全部心力倾注于系统的水利工程与民生改善之中,铸就了不朽的德政基石。二者路径不同,却共同抵达了“以民为本”的崇高境界。

如今,当游客漫步在安石路上,看湖水拍岸,听风吟稻浪,那千年前的智慧与温情,仿佛就在这片土地的呼吸之间,历久弥新。让这颗东南明珠,始终闪耀着穿越时空的质朴暖意,成为与西湖交相辉映的“文化双璧”。

岁寒佛手香

■ 旭妙

指尖轻触门锁,“咔嗒”一声,门扉开启。刹那间,一缕清冽中带着微微甘苦的香气,轻盈拂过面庞。抬眼望去,那株佛手正迎着落地窗洒下的光亮,亭亭立于浅蓝色的圆盆中。

时光回溯到12月的金华北山。那日阳光却格外慷慨,明晃晃铺满一地。走进暖棚,但见一盆盆佛手姿态各异,清芬四溢。讲解的姑娘嗓音清脆,指着那些形态各异的果子如数家珍:“这是‘金佛’,那是‘千指’,最好的新品种叫‘阳光’……佛手之贵,贵在阳光滋养,贵在人心所向,还寓意着多福多寿呢。”

在那氤氲的香气里,她满心盼着能携一盆归家。终于看中一盆:大小合适,枝干遒劲,姿态清奇